

#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

## 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

伯纳德·鲁道夫斯基 (Bernard Rudofsky) 编著

高军 译

邹德侗 审校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

#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

---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

伯纳德·鲁道夫斯基 (Bernard Rudofsky) 编 著

高 军 译

邹德依 审 校

Architecture Without Architect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Non-Pedigreed Architecture

©1964 by Bernard Rudofsk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Photographs of Bernard Rudofsky (No.1,22,31,32,51,55,57,58,68,71,73,74,86,89,107,111,112,118,146,147) / (c) The Bernard Rudofsky Estate Vienna / VBK 2011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has tried its best to clear the permissions of interior photographs but due to limitation of information is not able to clear all of them. If you're the copyright owner of the uncleared photographs and would like to claim copyrights, please contact us.

E-mail of responsible editor: tjupldx@yahoo.com.cn

天津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2-2011-231 号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兰登书屋授权天津大学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简明非正统建筑导论 / (美)  
鲁道夫斯基编著；高军译.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1. 10  
ISBN 978-7-5618-4184-6

I. ①没… II. ①鲁… ②高… III. ①民族建筑—研  
究—世界 IV. ① TU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13686 号

|       |                                   |
|-------|-----------------------------------|
| 出版发行  | 天津大学出版社                           |
| 出 版 人 | 杨欢                                |
| 地 址   |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 (邮编:300072)      |
| 电 话   | 发行部:022-27403647 邮购部:022-27402742 |
| 网 址   | www.tjup.com                      |
| 印 刷   | 北京信彩瑞禾印刷厂                         |
|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
| 开 本   | 215mm × 240mm                     |
| 印 张   | 8                                 |
| 字 数   | 200 千                             |
| 版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
| 印 次   |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                  |
| 印 数   | 1-5 000                           |
| 定 价   | 35.00 元                           |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致谢 Acknowledgements

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the Museum of Modern Art) 的赞助下, 由巡回展览部 (Department of Circulating Exhibitions) 承办冠名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展览, 于1964年11月9日至1965年2月7日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和相关出版物均由本书作者负责筹备并设计, 作者本人是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与设计部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的顾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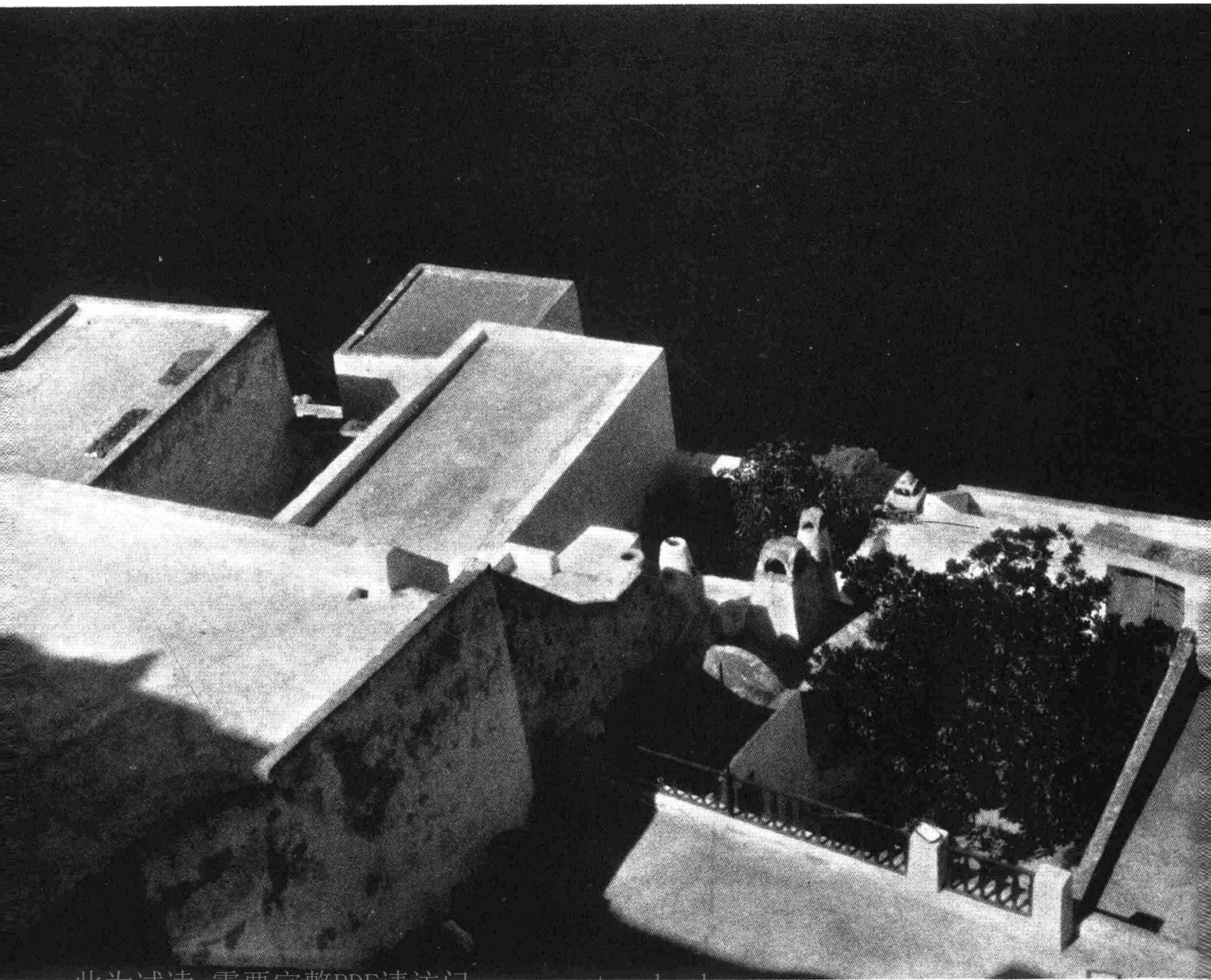
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 (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和福特基金会 (Ford Foundation) 通过严格遴选, 向主持举办非正式、无归类的建筑研究展览项目负责人授予了科研资助资格。如果没有建筑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 (Walter Gropius)、彼得罗·贝鲁斯基 (Pietro Belluschi)、乔斯·路易斯·塞特 (José Luis Sert)、理查德·诺伊特拉 (Richard Neutra)、吉奥·蓬蒂 (Gio Ponti)、丹下健三 (Kenzo Tange) 以及博物馆主任勒内·达库特 (René d'Harnoncourt) 的热情推荐, 本研究项目是绝对无法获得上述科研基金的。所有这些人士都来自乡土建筑特色非常丰富的国家。

我要衷心地感谢以各种方式对这个项目做出贡献的人们, 由于人数众多, 在此不能一一列举。特别感谢: 巴黎人类博物馆 (Musée de l'Homme) 的蕾尼·海姆女士 (Mme. Renée Heyum)、纽约美国西班牙协会 (Hispanic Society of America) 的露丝·M.安德森女士 (Miss Ruth M. Anderson)、法兰克福费罗贝纽斯研究所 (Frobenius Institute) 的全体工作人员以及华盛顿特区伊斯兰档案馆 (Islamic Archives) 的迈伦·B.史密斯博士 (Dr. Myron B. Smith)。爱伦·马什小姐 (Miss Ellen Marsh) 提供了堪称耐心典范的研究助理工作。本次展览和出版物还要归功于这些珍贵的照片, 其中许多都是大家慷慨捐赠使用, 具体名录都列在本书最后一页。

伯纳德·鲁道夫斯基

乡土建筑通常与时尚无关。它确实近乎永恒，而且是无可改进的，因为它所达到的目标已至善至美。通常，本土建筑的形式与构建方法的起源，已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失落了。下图，地中海地区的典型住宅。

图1





## 序言 Preface

西方世界所撰写和传授的建筑史，一向只是关注某些精选的文化。从空间的角度来讲，它只包括地球的一小部分区域——欧洲以及埃及和安纳托利亚等地区，或者说，不会超过公元2世纪时人们所知的世界范围。此外，对建筑演进的研究通常也只是涉及后期的发展。忽略掉前5000年的历史，编年史家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所谓“正规”（formal）建筑的华丽场景，以一种武断的方式来介绍建筑艺术，类似于用交响乐团出现的时间来推断音乐诞生的日期一样。尽管抹杀早期阶段的借口可以是古代存留的建筑遗迹稀缺，但这根本不构成理由，历史学家歧视性的研究方法多半是出于他学术理念上的偏颇。除此以外，正如我们所知，建筑史也同样会受到社会偏见的影响。如同为标榜权力和财富而做的建筑师名人录一样，一本建筑作品选集通篇都是为特权阶层修建的、为他们服务的房屋，包括那些真真假假的神祇、商业巨头以及血统上的达官贵人等，却只字未提平头百姓的房屋。直到我们的上一辈人还理解并接受这种观点——把所有其他建筑种类都排除在外，而仅仅强调所谓“高尚的建筑”与“建筑的高贵性”、先入为主的思维模式。当时，古代建筑的遗迹和废墟还被建筑师当做唯一效仿的优秀典范，便养成了他们理所当然的习惯。但时至今日，对历史形式的简单复制已经衰落了，银行和火车站再也没有必要以在石头上铭刻祷告文字的方式来激励信心，这种自己给自己添加限制条件的行为就显得荒唐无稽了。

《没有建筑师的建筑》通过介绍鲜为人知的非正统建筑世界，试图冲破我们对建筑艺术的狭隘观念。我们对此领域知之甚少，甚至连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为了获取一个通用的标记，我们根据可能的实际情况，称之为“乡土建筑”（vernacular）、“无名建筑”（anonymous）、“自生建筑”（spontaneous）、“本土建筑”（indigenous）或“农村建筑”（rural）。不幸的是，由于文献记录、图片影像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匮乏，使我们对莫名建筑的解读发生了失真。我们可以坦然面对生活在距今30000年前技艺纯熟画师创作的艺术作品，而自命幸运的考古学家却还在为一座公元前3000年的城镇遗址踌躇犹豫。由于讨论建筑起源的问题不仅仅是论述其合理合法性的问题，而且与本次展览的主题息息相关，所以，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述及各种可能的起源，哪怕只是粗略地一提。

笃信《圣经》的民族也会发现它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参考资料。当我们读到（《创世纪》第四章：17）亚当的儿子该隐建造了一座以他儿子“以诺”命名的城市时，我们吃惊地发现，《圣经》对建筑问题的阐述十分清晰，从来没有使人困惑。一个听起来很是幸福愉快、由单一家庭构成的城市，其实是最为极端冒险的；毫无疑问，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也绝不会再现。如果说它证明了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它陈述了在单一一代人的时间里所实现的惊人进步，从生活于丰衣足食伊甸园中的神圣蜂鸟，到日趋复杂令人大伤脑筋的城镇这个有机体。那些不再把以诺当成怪人的怀疑论者们，还会在诺亚方舟中发现更为重要的内容，尤其考虑到，这只诺

亚方舟是遵照上帝的圣意打造，而且建造细节上完全依照上帝的吩咐执行。至于方舟应该被称作“建筑”，还是“海船”，这样的问题就显得无关紧要了。诺亚方舟是没有龙骨的，龙骨是后世人类智慧的发明。我们可以明确地设想，当时的人们对船尚一无所知，如果船真的存在，则可以毁灭人类的恐怖洪水传说就会不攻自破。当诺亚登陆亚拉腊山时已经是 601 岁了，已过壮年。他选择把自己的余生都投入了葡萄栽培，把建造房屋的任务留给了他的儿子们。《圣经》提到了闪居住的小屋（《创世纪》第九章：27）——大概是用建造方舟的木梁搭建而成的，但掩盖了建筑衰败的事实。

那些愿意从科学角度探索建筑起源的无神论者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些难以解释的实际现象，比如，早在第一个充满创造精神的人把一些细树枝弄弯插入漏雨屋顶之前很久，许多动物就已经是技艺娴熟的建造者了。这就不大可能是河狸先看到人类建坝的活动，它才有了建河狸坝的主意。恐怕是另有原因。最可能的解释是，人类从远亲——类人猿那里获得了建造庇护所的最初灵感。达尔文观察到，生活在远东海岛上的猩猩与生活在非洲的黑猩猩都会修建一个平台来睡觉，“两个

图 2



北美洲修建在树上的栖居所。这个驱逐的场面选自 1668 年出版的伊拉斯马斯·弗朗西斯西（Erasmus Francisci, 1627—1694，德意志作家）的《游乐花园》（*Lustgarten*）。

图3



中国浮动的村庄。选自1668年出版的伊拉斯马斯·弗朗西斯西的《游乐花园》。

动物物种像是遵从了相同的生活习性。以本能作为解释理由尚存争论，但是我们只能承认：这两种动物有着相似的要求，并具有相似推理能力的结果”。野猿不像人那样，有在天然洞穴里或突出岩石下寻求庇护所的愿望，但却都喜欢在空中自己搭建起一个架台。在《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一书中，达尔文还提到另外一点，他写道：“据说猩猩夜间会用露兜树叶盖住自己的身体”，而且，阿尔弗雷德·埃德蒙德·布雷姆（Alfred Edmund Brehm, 1829—1884，德国动物学家）也注意到，他的一只狒狒“习惯把一张草席顶在头上，以遮蔽太阳的暴晒”。他推测“当早期人类社会出现了诸如**粗陋的建筑**（*rude architecture*）及服装的时候，我们大概看到了通向某些较简单艺术形式的初级阶段。”（斜体字是本书的重点陈述内容。）一个郊区居民躺在自己的割草机旁边睡下，扯一张礼拜天的报纸盖在头上，这样也就再次演绎了建筑的诞生。

甚至早在人类与野兽漫步地球之前，就已经存在某种形式的建筑了，这是在天地万物原始创造力下诞生的大刀阔斧的造型，而后又饱经风吹雨打的磨砺，最终构成了优美的结构（图19）。尤其是那些天然洞穴，对我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在人类的早期居所中，洞穴有可能就是最后的住所。总而言之，以往人们会具有远见地选择洞穴用于保存最珍贵的政府档案和商业文件。当然，展现非正统建筑的简史，或是概述类型学并不属于本次展览的范畴。它只不过是应该把我们从小官方建筑和商业建筑的狭小天地里解放出来。

虽然“外来艺术”（*exotic arts*）在西方世界长期得到青睐——无不谨慎地称其为“原始的”（*primitive*），但是“外来建筑”（“外来的”（*exotic*）这个词在这里用的是它“非本地的”（*alien*）的原意）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仍然停留在地理和考古杂志的纸面上。确实，除了一些地方性的研究以及零散的笔记，没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存在。可是到了后来，也许由于旅游艺术转变成了产业，“明信片上



的城镇”放射出异彩魅力，“童话王国”中的时髦建筑日益表现了相当大的诱惑力。但是，我们的态度依然是盛气凌人。

毫无疑问，我们的照片中充满了画境般的元素。然而再次重申，我们举办的这次展览既不是在猎奇，也不是一部旅行指南，只不过使人感觉到，它是我们开始探索建筑领域偏差观点的出发点。老实说这是论战，把所谓欠发达国家建筑的静寂与工业化国家建筑的衰落二者含义之间作对比。在所谓“正统”建筑史中，强调的是个体建筑师的作品，而这里注重的是公共事业。彼得罗·贝鲁斯基（Pietro Belluschi, 1899—1994，美国建筑师）把公共建筑定义为：“这种公共艺术，并非为少数精英或专家发明，而是由具有共同文化传统的人群集体根据群体经验，自发而且是持续创造活动形成的。”可能有人认为，这种艺术在原始文明中没有地位，但即便如此，我们不能完全抛弃从这类建筑中获得的经验。

在建筑成为仅归属于专家范畴的艺术门类之前，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知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建造者——这次展览的主角——展现了一种令人敬佩的把建筑融入自然环境中的才能。他们没有采取我们那种竭力“征服”自然的行为，而是乐于接受气候的反复无常与地形的挑战。总之，我们认为一马平川的地方最适合我们的口味（地面上的任何沟坎都很容易用推土机铲平），而更有经验的人则钟情于崎岖不平的地段。事实上，他们毫不犹豫地景观中寻找最复杂的布局。其中最乐观自信者，竟然选择垂直的峭壁作为他们的建筑基地，仅举些人们熟悉的例子，像马丘比丘（Machu Picchu）、阿尔班山（Monte Alban）以及圣山（Mount Athos）上“修道士之国”险峻的城堡等。

在难以靠近的地方建屋的倾向，无疑是因为追求安全，但或许更多的是考虑划定区域边界的需要。在欧洲，许多城镇现在仍然由早就失去防御价值的壕沟、环礁湖、斜堤或者围墙严密围护着。虽然这些围墙对于入侵者已起不到任何阻拦作用，但它们却有助于阻止不受欢迎的扩张。恰是“举止文雅”（urbanity）这个词与此相关，拉丁文“*urbs*”的意思，就是带围墙的城市。自此，渴望成为一件艺术作品的城市，必须像鉴别一幅画、一本书或者一首乐曲那样确认城市。我们在城市化领域中，由于对规划母体这类核心问题的天真幼稚，使我们在建筑的盲目扩张中耗尽了自己。我们的城镇，在徒劳无益的炫耀中毫无节制地增长——这是一种建筑的“湿疹”，无可救药。我们对属于那些依然生活在较早文明阶段中人们的责任与权益，也是愚昧无知；我们默认，接受混乱和丑陋是预先注定的命运，我们用不针对任何特定人物的蹙脚抗议，来化解建筑对我们生活所造成一切侵害的疑虑。

我们的部分麻烦源于，把追寻生活难题特定见解的责任完全推给建筑师，或者说是所有的专家；事实上，他们大多数人却在专注于事业发展与名誉声望的问题。此外，在这个国度里，既不教授也不提倡生活艺术。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堕落的方式，丝毫没有意识到它的宗旨是提倡节俭，保持洁净并且普遍尊重创造，更是从不提及创造（Cre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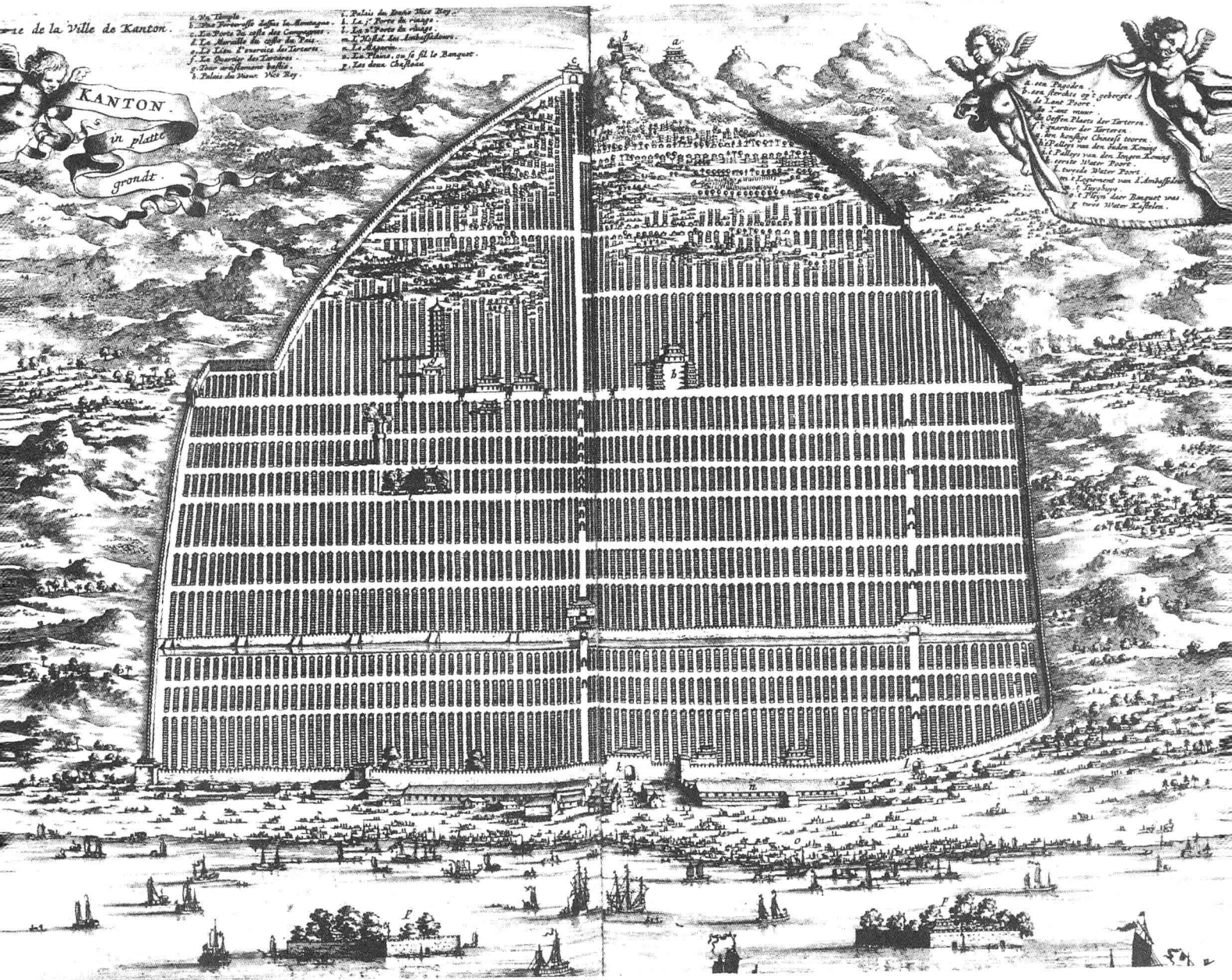


图 4

中国广州的城市平面图。选自 1665 年出版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代表访华记》(L'Ambassade de la Compagnie Orientale)。

这种状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历史学家的“努力”造成的。他们一再强调建筑师及其业主所起的作用，抹杀了那些无名建造者的天才与成就。这些无名者的观念，有时近乎乌托邦般的幻想，他们的审美观则近乎完美。而此类建筑之美，长期以来在人们的无意之中被忽略了，但今天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它是罕见的优秀感知判断的结果。房屋的形式有时会传承百代（图 14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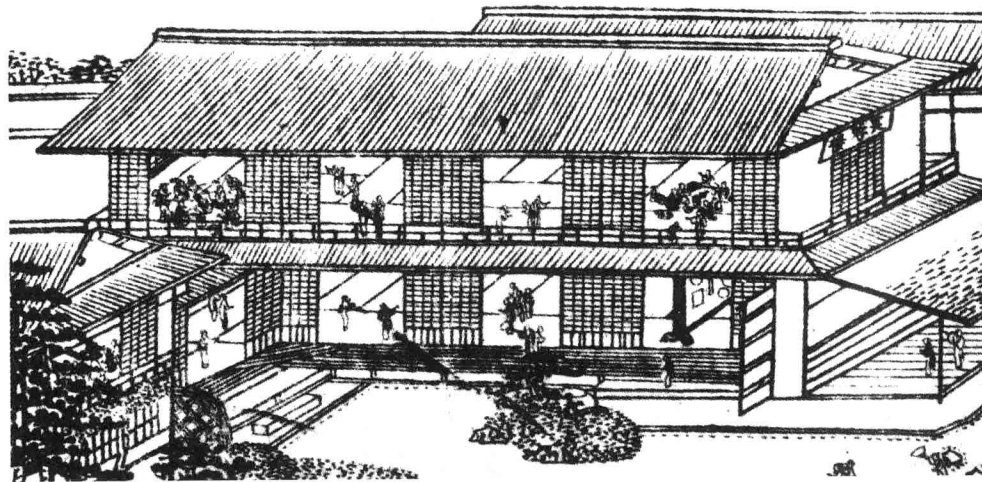
好像是永驻生命力，就像人们常用的那些工具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种建筑的人本性（humaneness）应该在我们中间产生一些反响。我们应当将街道改造为宜人的绿洲，而不是死寂的沙漠。在一些国家，街道的功能还没有恶化蜕变成高速公路和停车场，街道设施的安排更适合人的需要：包括凉亭和顶篷（遮住整条街道）、类似帐篷的结构物或者永久性的屋顶。所有这些都具有东方特色，或者说具有承袭东方文化传统国家的特色，如西班牙。大多数讲究的街道遮盖物都呈拱形，它是民众团结或者说是慈善博爱的明确表现。这种奇特结构的作用远远超出了遮风避雨、防护自然侵害或者保护行人免于交通损伤的庇护所功能，但在我们的视野中这种形式却默默无闻，更得不到赏识。除了赋予街道整体性，它们常常取代了古代的集会广场。在整个欧洲、北非和亚洲，随处可见拱形建筑物，因为它们业已融入“正规”建筑之中，只引举一个城市实例，意大利博洛尼亚的街道就伴随有将近 20 英里长的拱廊（portici）。

另一个我们陌生的当地公共建筑类型，就是食物仓库。在一些把食物看做是神明所赐而不是工业产品的社会里，谷仓建筑是非常神圣的地方，以至于不熟悉的人还以为是宗教建筑呢。但无论是在伊比利亚半岛、苏丹或者日本，虽然此类建筑的尺度很小，但谷仓都取得了永恒的纪念性。鉴于其伟大的风格纯洁性及其珍贵的内含，我们把它称之为“半宗教建筑”（quasi-sacral architecture）。

除了具有高度乡土特色——如中欧、地中海沿岸、东南亚等地复杂精美的小型建筑（minor architecture），以及严格意义上的原始建筑外，本次展览还包括了诸如减法建筑（subtraction architecture）或雕塑建筑（sculpted architecture）等类型，例如穴居、在天然岩石上开凿挖洞的无支撑建筑。早期尚不完善的建筑是通过遮风屏建成的，有时它们的规模很大。在日本，它们可能会遮蔽，实际上包起

图 5



框架结构、模度化的建筑部件、开放的平面、滑动的墙板等，已经在日本乡土建筑中出现了好几个世纪了。该细部选自 18 世纪一本书的插图。

一座房子、一个小村落甚至是整个村庄。游牧民族的建筑，如便携式房屋、带轮房屋、雪橇式房屋、船屋以及帐篷等，都在展出之列。前工业时代的建筑，包括立式及卧式的水车、风车以及重要的鸽塔式积肥仓。我们可以发现，“蔑视思想而钟情于装备”的观念，使机器比建筑之美学更符合我们的口味。

我们获知，许多大胆的“原始”方法，先于我们的笨重技术。许多近年的发明，其实是乡土建筑中司空见惯的技术工艺，像预制的及标准化的建筑部件，柔性的、可移动结构，更多的包括地板供暖、空调、灯光控制等，甚至还有电梯。我们也可能用我们住房的舒适度，与非洲某种本土居住建筑尚未人知的舒适度相比较，据说，在那里一个有地位的男主人，所拥有的六处独立住宅里住着他的六个妻子。或许我们还可以发现，早在现代建筑师们津津乐道地遐想地下城镇可以保护我们免遭未来战火蹂躏之前，这种城镇早就已经不止在一个大陆上出现过了，而且依然保留到现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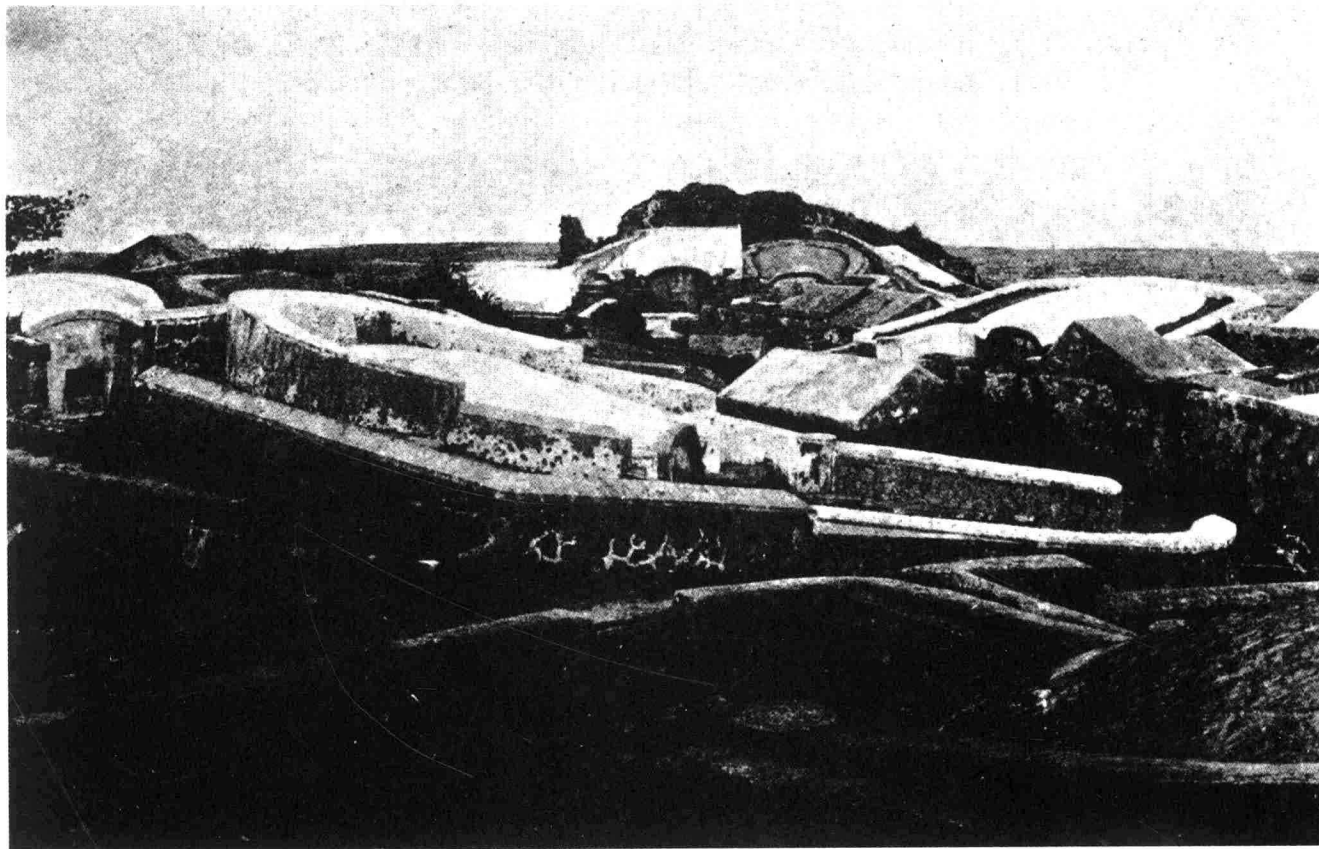
然而存在大量具有讽刺意味的事物，事实阻止了物质上与精神上的退化，城市居民定期逃离他那精心打造的爱巢，去寻找心目中所谓“原始环境的天堂世界”：茅屋和帐篷，如果他不是很保守的话，还可以是海外的某个小渔村或小山城。尽管人们对机械性的舒适很热衷，但他仍会寻求稀缺的放松机会。根据逻辑推理，在西方旧时社区里的生活是相当便捷优越的。一个人，从工作或学习的场所出发到他居住的街区，距离可能只有一箭之遥，不必每天走上几个小时。由于环境是自发营造的并由自己保护，所以好像人们对此从未厌倦。另外，他对“改造”环境相当不感兴趣。人的喜好，就像小孩子的玩具那样，无以替代。对人来说，没有任何技术上的发明可以补偿生存能力的缺失。

无名的建造者们不仅很好地理解控制社区增长的需要，同时还理解建筑本身的极限（limits）。他们很少将集体福利放在追求利益和进步之后。在这方面，他们分享了职业哲学家的信仰。援引约翰·海辛哈（Johan Huizinga, 1872—1945，荷兰历史学家）的话来说：“期望每一项新发现或对现有方式的每种改进，都必须保证包含更高价值或更大福祉的想法，是极端幼稚的……要说起，一种文化可能阻碍或是损害真实明确的进步，却一点也不荒谬。”

目前的展览是有关主题论著的预演，作为无名建造者哲学思想及设计技能的载体，为工业化时代的人们提供最为丰富的而尚待开发的建筑灵感之源。由此衍生的建筑智慧超越了经济与美学方面的思考，触及了更加艰难并且日益令人烦恼的课题——我们如何生存而且可以继续生存下去；如何在狭义与广义两种层面上，维持与邻里之间的和谐共处。



图6 选自1936年出版的《日本地理风俗》(*Nihon Chiri Fuzuoku*)。



冲绳岛上一座古代墓地的老照片，从一本印刷粗陋的书上复制来的，这是一张典型的无法用良好现代图片取代的那类插图。一般说来，照片中的建筑对象已受侵蚀，遭到毁损，进行过重修或者完全消失了。即使它仍然完整，但也不会有机构和个人愿意资助探访一个在艺术史里没有任何地位、只是在历史性文献中大量记载的建筑作品。我们的观点是，尽管这张照片在技术上存在缺陷，但却反映了一种罕见的，甚至可以说是崇高的建筑景观，全然没有像住宅、街道那种平淡乏味的元素。



## 插图说明    A note on the illustrations

一项研究课题，就像为这次展览提供图片资料，不可避免地被意想不到的困难所困扰。除了欧洲人类学研究院的档案以外，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料来源。许多图片都是偶然得到的，有一些是绝对的珍品，已在这类研究里持续采用了 40 余年。有计划的旅行以及在值得从事乡土建筑研究的国家进行常年居住，是这次展览的主要科研保证。

部分图片还没有达到专业标准，其中大多数是富有灵感的业余人士所拍摄的作品，或者是从不知名的出版物上挑选出来的（见对页）。另外，由于当前对国民活动的限制，今天大概再也不可能有人拍到，诸如一位美国冰川学家 1929 年在高加索拍到的村庄照片那样的珍贵文献了，也不可能再现一位德国飞行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拍到的中国地下村落社区的鸟瞰照片了。他们两人都会惊奇地发现，他们的手笔现如今竟能赢得莫大的推崇欣赏。

伯纳德·鲁道夫斯基

# 目录 Contents

致谢

序言

插图说明

圆形露天剧场

死者的居所

奥德克的大墓地

潘塔里卡的穴居之城

穴居生活

地下住所，地上良田

自然建筑师

减法建筑

场地的选择

高处的城堡

意大利山城

塑造山城

多贡的崖居

水上建筑

游牧建筑

原始的形式

建筑的模拟

城镇结构

单元式建筑

经典的乡土特色

设防的场所

家族规模的堡垒

构筑堡垒的斯万尼蒂亚村庄

骑楼

廊道

Acknowledgements

Preface

A note on the illustrations

The amphitheaters of Muyu-uray

Houses for the dead

Ordek's necropolis

The troglodytic town of Pantalica

Troglodytism

Dwellings below, fields upstairs

Nature as architect

Architecture by subtraction

The choice of site

Architectural eyries

Italian hill towns

Model hill town

Cliff dwellers of the Dogon

Aquatic architecture

Nomadic architecture

Primeval forms

Architectural mimicry

Town structures

Unit architecture

The classical vernacular

Fortified places

Family-size fortifications

The fortified villages of Svanetia

Arcades

Covered streets

|                |                                        |
|----------------|----------------------------------------|
| 半覆盖的街道         | Semicovered streets                    |
| 凉廊             | Loggie                                 |
| 半宗教建筑          | Quasi-sacral architecture              |
| 谷仓             | Granaries                              |
| 小容量谷仓          | Small-capacity granaries               |
| 储藏塔楼           | Storage towers                         |
| 储藏堡垒           | Storage fortress                       |
| 积肥仓            | Fertilizer plants                      |
| 没有工程师的工程       | Engineering without engineers          |
| 桩上住屋           | Pile dwellings                         |
| 骨架建筑           | Skeletal architecture                  |
| 信德省海得拉巴的空调     | The air-conditioners of Hyderabad Sind |
| 天文建筑           | Celestial architecture                 |
| 象征性的乡土建筑       | Symbolic vernacular                    |
| 无装饰的城堡         | Ungarnished castles                    |
| 茅草结构           | Grass structures                       |
| 乡土建筑中的木料       | Wood in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
| 围栏             | Enclosures                             |
| 农村建筑           | Rural architecture                     |
| 编织的宫殿          | Woven palaces                          |
| 可移动的建筑         | Movable architecture                   |
| 植物性房顶          | Vegetal roofs                          |
| 原始的拱屋顶         | The primeval vault                     |
| 帆形拱屋顶          | Sail vaults                            |
| 泥瓦匠与建筑师        | Mason versus architect                 |
| 乡土建筑的精湛技艺      | Vernacular virtuosity                  |
| 简单朴素的与丰富多彩的女像柱 | Caryatids, plain and polychrome        |
| 图片来源           | Sources of illustrations               |

